

# 未安

人 民 出 版 社

## 清王朝的最后十年

世风日下 天道已变 钓翁渔利

革命怒潮 幻灭王朝梦

上迄义和团运动，下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对清王朝  
最后十年风雨飘摇的历史进行了另类解读

王先明◎著



# 未央



清王朝的最后十年

王先明◎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王欢欢

责任校对：吕 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世：清王朝的最后十年 / 王先明 著 .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2

ISBN 978 - 7 - 01 - 020116 - 0

I. ①末…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 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9887 号

## 末世：清王朝的最后十年

MOSHI QINGWANGCHAO DE ZUIHOU SHINIAN

王先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0.75

字数：31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20116 - 0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 目 录

序 章 \ 001

第一篇 世风日下 \ 005

- 一 风起黄鹤楼 \ 007
- 二 民变震朝野 \ 016
- 三 无奈摄政王 \ 025
- 四 “老庆记公司” \ 040
- 五 昭昭世人心 \ 054

第二篇 天道已变 \ 069

- 六 士变革命潮 \ 071
- 七 天地大变局 \ 080
- 八 立宪在今朝 \ 091
- 九 放言资政院 \ 110
- 十 兴亡百姓苦 \ 129

第三篇 钓翁渔利 \ 147

- | 十一 竖子亦成名 \ 149

- | 十二 开府在北洋 \| 161
- | 十三 政争军机处 \| 175
- | 十四 垂钓洹上村 \| 200

#### 第四篇 浴火重生 \| 213

- | 十五 川省铁路潮 \| 215
- | 十六 成都惊血案 \| 238
- | 十七 首义武昌城 \| 259
- | 十八 民国肇新基 \| 290

结语 幻灭王朝梦 \| 316

附录 清王朝最后一年大事记 \| 321

# 序 章

——一切历史皆为序章

1912年2月12日，由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领衔和10位内阁大臣共署，并加盖御宝的《逊位诏书》颁布：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天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sup>①</sup>

真时也，势也！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间，朝廷在“仿行宪政”谕示中，还声称借此“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作万世之规型”<sup>②</sup>，讵料仅六年之间，竟成如此天地翻覆之局！

《逊位诏书》中刻意提出的“天命”，对于行将就木的朝廷而言，诚为无解之谜。历史何以如此？这是百年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萦绕于怀的历史之谜。

“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镌刻的铭言，是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历史和未来前程的领悟和期望。不难理解，

<sup>①</sup>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内阁总理大臣领署并10位内阁大臣共署名，加盖御宝的隆裕皇太后颁布《逊位诏书》懿旨。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朝上谕档》第三十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7页。

<sup>②</sup>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47页。

一个成熟的民族的理性思维指向，不会仅仅摆动于眼前的是是非非和利短弊长，而常常是在历史的沉思中体味着时代的走向。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详述了五百年来世界格局的变动态势，提出了一个具有规律性的认识：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将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这正是20世纪以前的4个世纪内大国发展所遵循的历史模式。

面对国家、王朝乃至文明的兴衰起落，现代历史学家们始终致力于揭示其背后的缘由，渴望探寻或捕捉到规律性的认知，以获得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和走向的智慧。历史学经久不衰的魅力或许正在于此。

人类解颐醒世的理性和洞微知变的智慧，只能在历史的沉积中获取。无论是历史的激越还是岁月的苍凉，都会在时光的流变中形成我们对民族前程的一份自信和对未来世界的一种仰望。然而，历史又是什么？历史不是消逝了的自然岁月的不尽追忆，也不是斑驳残痕的前代遗存的无限感怀；毋宁说，历史本质上是一种民族的重托——是为了明天的理性选择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而从事的一种艰苦求索。

我们不能预卜未来，但历史却能够昭示未来。只有真正地感悟历史，才能真正地走向未来。

我们知道，历史的面相与真相之间，即使经过历史学家精密审慎的研究，也仍然有着许多未解之谜；在历史人物与历史事变之间，即使历经漫长史证的比勘，也存在着见仁见智的评鉴，但我们仍然不懈地在史实的梳理和学识的积累中，坚持着史学求真的诉求，执着地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人类的明智源于历史，而历史的教训更为深刻地铸就着人类的智慧。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专制的清王朝，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岁月，也有过足以自傲的历史，却在庚子之后（1901—1911）的最后十年中快速地走向了灭亡——而这恰恰是它致力于制度性改革的十年——现代学堂取代旧式科举，现代警察取代旧式保甲，现代法律取

代传统礼法惯制……一个致力于“新政”的王朝，却在“民变”叠加着“士变”“官变”的历史推力下，无奈地走向覆亡！

在新与旧的历史选择和价值取向中，在这一历史性选择与王朝命运的内在关联中，为我们留下了值得认真体味和思考的空间。

当我们平静地漫步于天广地阔的民族记忆的时空里，循着先辈们依稀可辨的辙印有意或无意追寻着什么时，突然发现，在这个短促十年的时光里似乎包蕴了太多复杂的历史内容，在它所呈现的历史面相背后，仍有着不曾被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留待我们咀嚼品味……

岁月形成了历史，历史却销蚀着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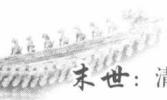
——在同治时代，无论朝廷还是民众都视铁路为“灾变异物”，曾经力谋阻拒近代铁路在黄土地上的出现。即便为了朝廷不得已的“经济”需求，1882年修筑了一条不长的唐胥铁路，也因为“机车直驶，奔突轰鸣，震撼东陵，列祖列宗不得安宁于九泉之下”，而被朝廷勒令停驶，以祖宗情有独钟的马拉罐车取代了过分时髦的机车。岂知还不到30年的光景，朝廷和民众双方围绕着铁路权利的“国有”“民有”，交电飞驰、纷争不息、路潮奔涌之际，玉成了“民主共和”的时势。

——60年前，张扬着“上帝”旗帜的洪秀全精心谋划了旨在颠覆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数十万肩着铁锄竹担从田间垄头走来的农民，共同撑起的“太平天国”的半壁江山，最终却被“书生将帅”拉起的同样是农家田土子弟的湘淮军，掩埋在历史的遗恨之中；60年后，由清王朝首创的“新军”士兵的一声不经意的枪声，却宣告了清王朝267年统治的终结。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岁月已经定格为历史的记忆；20世纪之初年轻的秀才、举人甚至进士们，却在兵营里既完成着自身人格和价值的时代转换，也在规划着民族前程的远景蓝图。

相关和不相关的许许多多的事变，因果不明地交织于这个时代，以百川归海的宏阔大势展示着一种社会历史氤氲流转的规则。

当1911年注定成为历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由农耕文明走向工



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个不容跨越的历史环节后；只有当我们再次处于历史转折的当口时，才会有足够的耐心比量着历史之果去挖掘已被岁月湮没的历史成因。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极其敏锐地洞察到，引起旧制度崩解的原因或许很多，但任何原因也只有在各种要素相互钩织的有机整体中才有其历史的作用：

在欧洲历史的一般规律中抓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并努力寻找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sup>①</sup>

虽然历史事变是在突发中展示着自身的不可逆转的力量，但它猝然爆发的能量和运动的历史趋向，却早在商人的锱铢权衡和村民炊烟锄影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缓慢蓄积着。自然岁月和社会生命的流程本身，早已规定和制约了它迈向未来的力度和走向。

---

<sup>①</sup> [法]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序言》，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 第一篇 世风日下

内外大臣皆援引私人，而居要地，相习以为固然，此汉唐以来未有之变局。朝堂上下内外官吏，尽存五日京兆之心。<sup>①</sup>清王朝这艘破败的航船，在人心思变的暗流翻涌之下，无可挽回地驶向倾覆的终点。

① 胡思敬：《退庐全集·诗文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五辑，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1页。



## 一 风起黄鹤楼

1911年（即宣统三年），是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相匹配的辛亥年。进入春季不久，在京城夜空上一颗倏然而过的流星，为人们原本躁动不安的心境，平添了一团阴影。是年春天某夜，一位名叫赵子敬的士人正在室内与一帮友人谈天论地。“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都疑为汽车远过，然声亦不同。侍者大呼曰：‘流星，光何巨也！’”于是，室内诸人疾趋而出，但见夜空“光甚闪烁，照耀万丈，而其声即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自西北往东南，其行甚缓，不似寻常流星之一瞥即过也。是夜，见者甚多……”<sup>①</sup>

不久，在古城长安，一首口口相传的民谣风行在街头巷尾，携带着一个乱世王朝所面临的种种无奈和征兆，以老百姓特有的心理与其说是预言，毋宁说是期待着辛亥年的历史结局：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sup>②</sup>

1911年4月8日，南国广州却呈现着另一番景色。

丽日和风，万里无云。清朝广州将军孚琦兴致盎然，率领亲兵护卫在城东燕塘地方观阅华侨飞行家冯如举行的飞行表演。这位出身满洲正蓝旗的贵族公子，既是声威赫赫秉政47年之久的西太后的内亲，

<sup>①</sup> 许指严：《十叶野闻》，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十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sup>②</sup> 《长安市上造谣言》，景梅九：《罪案》（辛亥革命回忆日记，无出版信息），第125页。



又是权倾一时的荣禄中堂的从侄。在西太后离世那年（1908）刚刚署理广州将军的孚琦，原本不想在这个远离京都的是非之地待多久，他深知这是一块布满了旨在反满覆清的革命党人炸弹的险区。方达“知天命”年岁的这位将军未能料到的是，随着辛亥春季的消逝，他的“天命”也该终结了。

薄暮余晖。

斜阳把将军一行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孚琦正在晃悠悠颤巍巍的轿中闭目养神。回署的将军大轿刚走到东门外大道上，突遇一个中年汉子当道拦轿。将军还来不及回神，五响枪声就猝然发出。众护卫逃散尽去，孚琦当场毙命。

这个来自南洋华侨的汉子叫温生才。在总督张鸣岐的大堂上，他从从容容地说他本人与将军素不相识向无私怨，“惟专制之为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慨耳！”<sup>①</sup>接下来堂上堂下一问一答的平心静气，似乎更像是对人生问题解疑释惑的商讨，反倒少了些公堂审案的杀气。

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

温生才答：“杀一儆百，我愿已偿。”<sup>②</sup>

张无言以对。

距广州将军毙命还不到 20 日，1911 年 4 月 27 日，下午 5 时 30 分，总督衙署就被革命党人的炮火吞没了。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搏杀。以黄兴为首的 120 余人组成的“选锋队”，臂缠白巾，在呜呜的海螺声中直扑总督衙门。不惜青春热血的勇敢，竟然使装备精良的总督卫队力不能支。然而，老有所谋的总督张鸣岐在枪声初起时，就越墙而逸躲进了水师提督衙门。冲入督署的革命党人未能找到张鸣岐，遂将失望与愤怒化为一把大火腾起在衙署

① 印萼章：《清鉴》下，中国书店 1985 年版，第 960 页。

②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卷下，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543 页。

之内。虽然这次后来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的武装起义很快就被清军所扑灭，但由广州涌起的风浪却使清王朝悲苦莫名。

4月的北京，已然失去了春天的意趣。

在由广州六百里加急传来的奏报中，在一如既往地被地方官称作“匪徒”起事的讯息中，除了获得“官军如何骁勇”“大吏如何有谋”的官样文字外，清王朝无法掌握整个事件的程度和性质，也根本不能在这频频爆出的事件中，预断王朝的历史命运。

从1906年以来，烈烈的反清起义烽火几乎年复一年地遍燃各地。在舍生赴义的无数青年志士背后，已经站立着一个令清王朝心惧胆寒的伟人——孙中山——他既使事件本身拥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也使王朝的“天命”走到了尽头。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名文，号逸仙）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负山临海，风光旖旎的小山村。在我们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中，似乎孙中山生来就具备“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非凡品格：

比如，童年的孙中山和同龄伙伴们戏耍时，一时兴趣所致，竟敢把村北口村民们日夜供奉的北极帝君的手指折断——这原来是统治村民们精神世界的主宰——以至于在山村乡民中引起了不同凡响的惊恐。

再比如，在孙中山读书的孩童时代，一位颇有眼力的私塾先生在青年时期的孙中山那与众不同的作文本上，郑重其事写下的评语是：不为人上人，就是人下人！英雄和伟人的业绩奠基于他们的成年时代；当人们比量着已成伟人或英雄的形象去追溯他本属记忆中空白的少年时代时，传说中的神话或神话中的传说便是合理的填充内容。

走出传说，我们完全可以从早年孙中山与常人相类似的充满梦想、追求和艰辛的人生经历中，追寻到一个平凡的少年成长为伟人的历史轨迹：

——1878年，年仅12岁的孙中山离开穷困的家乡，投奔七年前

赴南洋檀香山谋生的大哥孙眉。经营农场的孙眉把一部分产业划转到弟弟名下，并将他送到意奥兰尼书院读书。

——1883年，孙中山又到域多利书院上学；两年后，与家乡的卢慕贞结婚。

——1886年，20岁的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校，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开始了一个青年人对于人生理想的最初探寻。

虽然青年时代的孙中山与他的三个好友经常聚谈国事，抨击时政，被周围熟悉的人戏称为“四大寇”；虽然性格豪爽的孙中山很早就与旨在反清的洪门成员郑士良过从甚密；但直到1894年前，他主要的精力还只是在开业行医中，以济人利世的善良愿望为凄苦无比的世人聊尽一个医生的职责。<sup>①</sup>

由一个医人济世的现代“郎中”转变为一个志在医国济民的现代伟人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894年。这一年，曾经与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经过30年的明治维新，已经跻身于列强之林，转而以“借法西洋”的坚船利炮，向大清朝进逼而来；清王朝的军队却不堪一击，弃城失地，败绩连连；这一年，辽东烽火告警，战云滚滚，北京城内却九重宴安升平，为西太后60岁的“万寿”，百官群僚钻营进献……

没有多少史料能够清晰地展示孙中山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足以使人的灵魂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也没有多少史实可以前后相续地丰富和填补孙中山思想突变时所面临的人格熬炼的情境。但我们在历史材料的清理中，可以深深地体味到，在一个民族尊严备受凌辱的时代，在一个国家权利横遭剥夺的时代，的确存在着足以使一个有志青年走上“叛逆”道路的最大概率。

依据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获知，也是在这一年，孙中山曾辗转北

<sup>①</sup>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78页。

上，托亲朋好友介绍去找寻清王朝的股肱之臣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设法将自己的医国之方——《上李鸿章书》——送达李中堂。不幸的是，严密钩织起来的王朝政治网络，向来不可能被网络之外的力量轻易地闯破，因而一个素不相识者的上书，便有了无须分说的命运。

也是在这一年的 11 月 24 日，孙中山“感祖国之危亡，慨然有澄清之志”，相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将自己的命运开始与民族的前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神色庄严地盟誓在“兴中会”的章程面前：

.....

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抚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sup>①</sup>

似乎用不着发掘“章程”背后的过程和动机的更为详尽的史料，简练的宣誓内容，完全可以剖白出一腔热血的青年怀忧民族前程而走向反清道路的全部心声。

从此，孙中山关闭了“救人”的店铺，开始了“救国”的大业。

时至 1905 年，当孙中山在日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揭橥出“中国同盟会”的旗帜后，他几乎就成为全国一切反清社会力量（既有传统的，也有近代的）的时代象征，也就由此成为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夜幕上最光彩的星辰。

面对社会这个复杂的聚合体，任何个人都无能为力。社会只能以社会的力量来改造。当无数个人在一个共同目标下结构成社会性合力时，他也就超越了个人，在赢得社会的同时也赢得了未来。

从此，无数抱负不凡的青年都“名落孙山”，成为孙中山“国民

<sup>①</sup>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5 页。

革命”的追随者。

从此，孙中山的名字就不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属于我们民族特定的时代。

风云际会的武汉。

武汉为九口通衢，居天下上游，南北辐辏之中心。汉口北倚双江，又为武汉屏蔽。龟蛇二山，遥遥对峙，势成掎角；龟蛇雄视之下，江水顿失腾奔之势，缓缓顺势而流。岷江东下，汉水西注，均以此间为枢纽。水有水势，川成川形，山具山貌。一派“洪水龙蛇循轨迹，青春鸚鵡起楼台”的气象。曾经驾着最现代化的兵舰几乎游遍全球江洋湖泊的英、美海军军官，面对武汉三镇也惊叹不绝：

游行几遍地球，水陆形势之佳，未有如兹者，推为环球第一。不仅属中国奥区，窃兴观止之叹。<sup>①</sup>

汉口为中华四大名镇（还有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之一。朱仙镇已被河流横啮，化为瓦砾，不成商市；景德镇仅以陶瓷业名闻天下；佛山镇则近海商贸；而推内地商埠第一则莫如汉口。时至 1910 年，汉口对外贸易，即超过一亿五千万两，十年之内，剧增三倍，遥遥乎居全国之上游，仅次于上海。举西南若滇若蜀，凡西北若秦陇若晋豫，五方百货，均集辏于此，以灌输于东南；背湖枕江，一线长堤二十余里，廛市鳞集，贸易兴繁；又当铁路轮舟之要冲，百货云骈；洋商茶市之易，不集于沪渎，而群趋汉上，所系天下之重，宁有其上乎？

汉阳铁厂林立，兵工比肩，规模雄阔。现代工厂以及与现代工厂相联结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甚至生活方式、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都在轰鸣着的马达声中，出产着属于自己时代的成果。

武昌自 1892 年鄂督张之洞倡设学堂后，新学风行，人文荟萃，风气开通，亦为天下之先。在这里，反清革命言论几乎已是公开的秘

<sup>①</sup>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近代稗海》第一辑，第 402 页。